

# 一缕阳光

我因为炼法轮功到北京上访，被抓回当地非法拘留。天黑了，拘留所的看守将我带到一排水泥囚室的一个号前，他用钥匙打开大铁锁，“吱嘎”声中，铁门拉开了。我跨进门，“咣当！”大门在我的身后重重的关上了。我迈进后面的内室门坎，昏暗的灯光下，靠墙的水泥台上睡着的人中有几个坐了起来，显然是被开关门的声音惊醒的。

“你干什么进来的？”靠窗户的一名粗壮的妇女问我。

“炼法轮功！”我回答。

“你过来睡这儿！”她指了指她身边的地方对我说。

我留意到，那些犯人都是人挨人挤在一块儿，可她一个人占着几个人那么宽的面积。我过去脱掉鞋，挨着她坐下。

“我看你比较顺眼，才让你挨着我睡，要不然新来的都要挨着厕所那睡。”她说。我才明白她就是所谓的牢头了。

“你是干什么进来的？”我问她。

“吸毒！”她说着，点着了一根烟，吞云吐雾起来。“这里面关的大多数都是吸毒的。我是三进宫了，家里人寒心了，根本都不管我了。”她狠狠的抽了两口烟说，并随手将烟递给我右边的女子。

“谢谢老大！”那女的接过烟，抽了两口，又递给她挨着的人。

一个接一个，每人抽两口，这根烟最后传到靠厕所的那位瘦小的女孩手中时，几乎剩烟蒂了。

“妹妹这么年轻炼法轮功呀？”牢头问我。

“是啊！法轮功是一种很好的功法，全国有一亿多人在炼呢。”我说。

“电视上说法轮功自杀、杀人，听起来挺恐怖的。”一名吸毒女说。

“那些都是污蔑和造谣。法轮功教人向善，不许杀生，怎么会去自杀和杀人呢？中央少数人出于个人私利作出镇压法轮功的错误决定，我去北京就是为了向政府反映真实情况，却被抓起来关进这里。”我向她解释。

“是这么回事哦！难怪第一眼看见你就觉得你很面善的。政府吃错药了！”牢头说。

“叫你家里人花点钱把你保出去就行了。象我们只要家里肯花钱，立即就可以放人。那些公安抓我们、关我们纯粹是为了捞钱，替我们戒毒只不过是个幌子。没看见谁在这儿把毒给戒了，出去照样吸。”牢头说着，又点着了一根烟。

“我不需要花钱。所长说只要我肯写个不炼功的保证，马上就可以放我出去。”我说。

“那你赶快写吧，省的在这里受罪。我要是摊上这样的好事，叫我写一百个保证我也写。”她说。

“我不会写的。我根本就没有罪，应该无罪释放。”我说。

“骗编他们嘛，你回家去炼他们也不知道。”她说。

“法轮功倡导真、善、忍，修炼的人不讲假话，我不能说违心的话。”我说。

“呵呵，遇上个较真的了。”牢头摇摇头笑着说。

也许是尼古丁的作用，牢头和她的吸毒女睡意全无，互相之间大声的聊着天，开着黄色玩笑。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浓浓的烟味儿，呛的人难受，加上有点疲惫了，我睁着眼睛躺下，回忆起进京上访、被抓、被打、被关的经历，一幕幕象过电影一样在脑海里闪现。在那些吸毒女的嚷嚷声中，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睡着的。

早上我醒来时天还没亮，也不知道几点了，我起来开始炼功。

等我五套功法炼完了，其他犯人也起来洗脸刷牙，叽叽喳喳说着话。然后，就是打早饭。号房的铁门上有一个刚刚比饭碗大一点的窗口，空碗从那个口子里递出去，盛上粥递进来。所谓的粥就是头一天的残汤剩水，掺点水煮一煮就是第二天的早饭了。

吃完早饭，我盘腿坐着，默默的背书。牢头和她的吸毒女抽着烟，大声的谈天。

“陕西妹！过来！”牢头冲那位瘦小的女孩喊。那位女孩怯怯的走过去。

“你们知道该怎样做。”牢头冲其他几个吸毒女说。

那几个吸毒女围住瘦女孩一顿拳打脚踢，虽然是女子，但出手都是狠招，用肘砸背，膝盖顶肋骨。瘦女孩脸色铁青，弯着腰，痛苦的呻吟着。

“不要打人！快叫她们住手。”我冲牢头说。

“没你的事！她不听话就得教训教训。”牢头说。

“她那么瘦，经不住这样打的。大家的处境都很可怜的，应该互相关心才对呀。”我对牢头说。

“好了！别打了！”牢头冲那些吸毒女摆摆手，又对瘦女孩叫道：“陕西妹！把我的这件衣服拿去洗了。”

瘦女孩表情痛苦的按着小腹，感激的看了我一眼，乖乖的洗衣服去了。

“法轮功怎样炼的？给我们开开眼界。”牢头说。

于是，我盘腿打坐演示第五套功法给他们看。牢头和其他几个吸毒女单盘着腿，学着比划。

“嘻嘻！以后你就是我们的师姐了。”牢头笑着说。

“不要这样。我们师父教导说进门不分先后都是弟子。”我说。

那位瘦女孩不知道什么时候洗完了衣服，走过来坐在我身边也学着盘腿，她一下就能够双盘上。我教她打手印的动作，她笨拙的学着。她闭着眼睛大概坐了二十分钟左右，睁开眼睛说：“很舒服哟！”牢头她们几个都笑她。

“都炼起法轮功来了！”看守在外面吼。

“嘻嘻！”牢头冲看守笑，根本不予理会。

“咣当！”铁门开了，看守跑进来对我说：

“你出来，给你调号。竟然在这里发展起成员

来了。”

我起身朝外边走。“小陈哥，别把师姐弄走嘛！”牢头冲看守说。

“去去去！不要在这里瞎嚷嚷。你们想砸了我的饭碗，是不是？”叫小陈的看守瞪着眼睛说。

“师姐！慢走！”牢头和吸毒女对我喊。

我笑笑，点点头。那个被吸毒女叫陕西妹的瘦女孩眼里噙着泪水看着我。我对着她莞尔一笑，走了出去。

我被单独关押到一排囚室尽头的一间号房里，里面光线很暗，睡觉的水泥台上扔着几床破烂的棉絮，污秽不堪，上面还有一些干了的血迹。家里人给我送了一床被子来，我就可以不必盖那些肮脏的破棉絮了。

每天除了吃饭、睡觉、炼功外，我就盘腿坐在水泥台上朗声背书、背《洪吟》，“一潭明湖水烟霞映几辉身在乱世中难得独自美”。(《洪吟》--<游日月潭>)我的心境变的清净而高远，忘了身在囚室，忘了这儿的阴暗、污秽。看守懒得管我。

放风的时候，牢头和吸毒女在远处冲我高喊：“师姐！你好不好？”我望她们笑，点点头。

“师姐！什么时候再教教我们炼功啊？嘻嘻！”她们比划着神通加持法的动作，挑衅的看着看守说。看守气急败坏的做出打人的手势，追着她们。她们嘴里咯咯的笑着，躲着。

这天下午，号房的门开了，一位模样的女青年被关了进来。她的眼神怀着戒备，小心翼翼的走过来坐下。

“你是为什么关进来的？”我问她。

“会情人。”她答道，“你呢？”她问我。

“我是炼法轮功的。”我说。

她坐在那想着心事。我怕她心烦，就改为默默的背书。她很烦躁，隔一会儿就跑到门口，从打饭的小窗口向外张望着，好象在盼什么人。

“妹妹！把你们那个书背给我听一下吧！”她突然对我说。

我大声的把《洪吟》从头到尾背了一遍。

“写的好！”她赞叹道。

“这不是我写的，是我师父写的。”我说。

“你会情人怎么会被抓？”我问她。

她跟我讲了她的故事。她叫文凤，从小家里很穷，后来被迫下嫁给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，对方很木讷，一点都不懂关心人。后来，她认识了一位有妇之夫，对方对她很温柔体贴，他们成了情人。

我跟她讲这种情人关系是不道德的，是对两个家庭的伤害。而且，不是夫妻的男女之间有那种两性关系，在神的眼里是犯罪。

“他对我是真心的，很关心很体贴入微。”她辩解着。

“我不认为他对你是真心的。如果他真的喜欢你，至少要给你一个名份，不会让你作不光彩的第三者。同时，他也背叛了自己的妻子，对自己的妻儿不负责任。现在，你还要为此坐牢。”我说。

她默不作声了，好象在思考。可能穿的衣服有点单薄，感到有点凉意了，她在水泥台上找到一根从床单上撕下来的布条绳子，把它系在腰上的衣服外面。

“我听他们说拘留所里的犯人要打人的。”她说出了她事先的担心。

“其它号里的犯人可能要打人，但这个号里你放心，没人打你。法轮功教人向善，打不还手骂不还口，炼法轮功的人不会打任何人。”我说。

天黑了，也没有人给她送被子来，我就把自己的被子展开和她合伙盖。

半夜，我被冻醒了。文凤把一大半的被子都卷过去了，她轻轻的扯着鼾，睡的很香。我坐起来给她把被子掖好，干脆就开始炼功。炼完功，我就默默的背书。

文凤醒了，“你起这么早啊？”她跟我打招呼。

“是！”我笑着回答。我把饭碗洗干净，准备打早饭。文凤叠好被子，开始洗漱。

吃完早饭，我依旧盘腿背书。文凤走过来，学我的样子，把右腿放在左腿上。我就教她炼第五套功法，教她打手印。她认真的学着，闭着眼睛打着坐。

隔了好一会儿，她才把腿拿下来。“真的很清爽呢！我想学法轮功。”她激动的说。

“可惜我被关在这里，要不然就可以帮你找一本《转法轮》了。”我说。

“我可以找到。我家附近有个邻居就是炼法轮功的。”她说。

“那很好！他还可以教你炼功动作。”我挺高兴。

我们高兴的聊着，我告诉她为什么要冒着危险到北京去上访，为什么会被关在这里。文凤用钦佩的眼神看着我。

“文凤！”看守打开门，叫着她的名字。她跑了过去。

过了好一会儿。“小妹妹！”我听到文凤在门外叫。

我跑过去，把脸凑近门上的小窗口。文凤弯着腰站在门外，把脸露在小窗口。

“我要走了，有人保我出去。我有点舍不得你了。”她眼里泛着泪光说。象记起什么，她飞快的解下系在腰上的布绳子折好递给我，说：“拿着！你可能用得上。”

我伸手接过绳子，眼眶也有点湿润。文凤依依不舍的转身走了出去。

我盘腿坐着，手里握着文凤走时留给我的那根布绳，回忆着和她相识相处的那些片断，好象是奇妙的缘分促成了我们的相识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一缕阳光斜斜的照射进来，投射在对面的墙上，将囚室照得亮堂的。

我突然悟到：大法的慈悲恩泽犹如阳光，没有因为这儿的阴暗、污秽而将其遗忘，而吝于将温暖赐予。芸芸众生在大法面前是平等的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，每一个生命都有选择未来的机缘，就看自己如何把握。我知道真、善、忍的阳光已经照进了文凤和那群吸毒女的心中了。◎(一舟)

然考过，不是神助是什么？

开始学功时，功法要求要舌头顶上颤，可是我总觉得奇怪，一时搞不清楚什么是舌头顶上颤，不是本来就是这样吗？后来我才知道，别人的舌头平时是平放的，而我的舌头除了吃东西及讲话之外，一闭口，舌头就自动往上颤顶了。

自幼的这些亲身经历，在我看到《转法轮》这本书时，一下就明白了半生的疑惑，书上写到另外空间确实存在着思维传感的美好境界，另外空间的身体一层层的，入静的状态是如何，主元神与副元神是怎么回事……当初四处找呀、问呀，包括修炼的居士和尚，都没能给我一个答案，这些事自得法明白后，不知为什么从此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。◎(意文)

# 大法破我半生迷

候，所以自认委屈的事总是闷着生气。心中想着：如果人能不用说话，就能知道彼此的一切，那有多好，人与人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误会与矛盾了。

自幼睡前一闭眼，就会出现一个漂亮的圆圈，所以当别人问我喜欢什么颜色时，我毫不考虑一定说紫色。小时候我老是想：只要手指一挥，像仙女棒一样，欺负我的人就能变成我想的那样，可是任凭我手指酸了，他们一动也不动。常常总是觉得，我是会飞的呀，但是无论怎么蹬，也飞不了一寸高。我现在怎么了，老在这里。

自有记忆以来，当我坐在书桌前专心读书的时候，常常感到自己的身体像吹气球一样，不断的胀大、胀大，像要飞起来，或是一直缩小、缩小，小的像一根牙签。有时明明坐在椅子上和人说话，但是我知道有两个我，能思想的这个我比坐在我的身体高出许多来。

有时读着书，就感到四肢不见了、接着身体不见了，只剩下一颗头在这儿读着，当出现这种情况时，嘴里同时会出现一种说不上是香或臭的味道来，就是感到奇特。这种情形随着后天执著心的增加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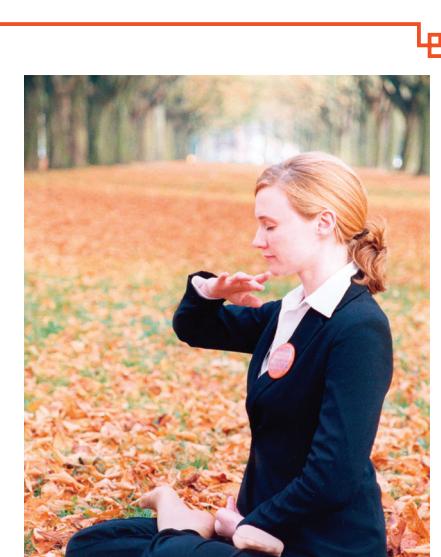
而发生的频率慢慢减少。

又有一回有趣的经验，我梦见在看报纸，隔天翻开报纸一看，奇怪？明明是刚送来的报纸，我怎都看过啦？！

2002年11月得法的前一阵子，我梦到一双大手捧着一本翻开的大书，当我要走近一看时，大手却将他合上了。当时我在准备国家中医师检定考试，只想到：一定是有神仙在帮我！果不其然，我通过考试了。邀我一起去考试、有医学渊源背景的几个友人却没有考过，而我一个完全不懂医学的人，没有上补习班，自己闭门造车苦读三年，竟

## 法轮功简介

# 什么是法轮功？



40几年来，我没有和别人当面吵过架，并不是我心性很高，是自小只要一生气，话就结巴讲不出口，尽管心里千军万马的翻腾，气的不行，嘴里就是吐不出一个字来。活了大半辈子，口拙的我总是词不达意，少有完整表达想法的时

候，所以自认委屈的事总是闷着生气。心中想着：如果人能不用说话，就能知道彼此的一切，那有多好，人与人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误会与矛盾了。

自幼睡前一闭眼，就会出现一个漂亮的圆圈，所以当别人问我喜欢什么颜色时，我毫不考虑一定说紫色。小时候我老是想：只要手指一挥，像仙女棒一样，欺负我的人就能变成我想的那样，可是任凭我手指酸了，他们一动也不动。

常常总是觉得，我是会飞的呀，但是无论怎么蹬，也飞不了一寸高。我现在怎么了，老在这里。

但能祛病健身，使人变得诚实、善良、宽容、和平，而且能开启智慧，逐渐达到洞悉人生和宇宙奥秘的自在境界；对社会来说，修炼法轮功能增加社会的稳定、包容与祥和，提高人们的整体精神生活品质。

## 如何学炼法轮大法

如果您想开始学炼法轮大法，可以采取以下方式：一气呵成通读《转法轮》一遍。这能让您对“法轮大法”有个基本的认识与了解。《转法轮》等大法书籍，在书店(<http://www.tiantibooks.com>)有售，也可从网上免费下载：<http://faluandafa.org/>

[book/chigh.htm](http://book/chigh.htm)可先连结页尾的动态网网址，突破网封鎖，以了解更多信息。

<http://www.dongtaiwang.com/loc/howto.php>

敬请使用动态网突破封鎖 <https://ex.clioclub.ch> (请通过安全凭证)

动态网